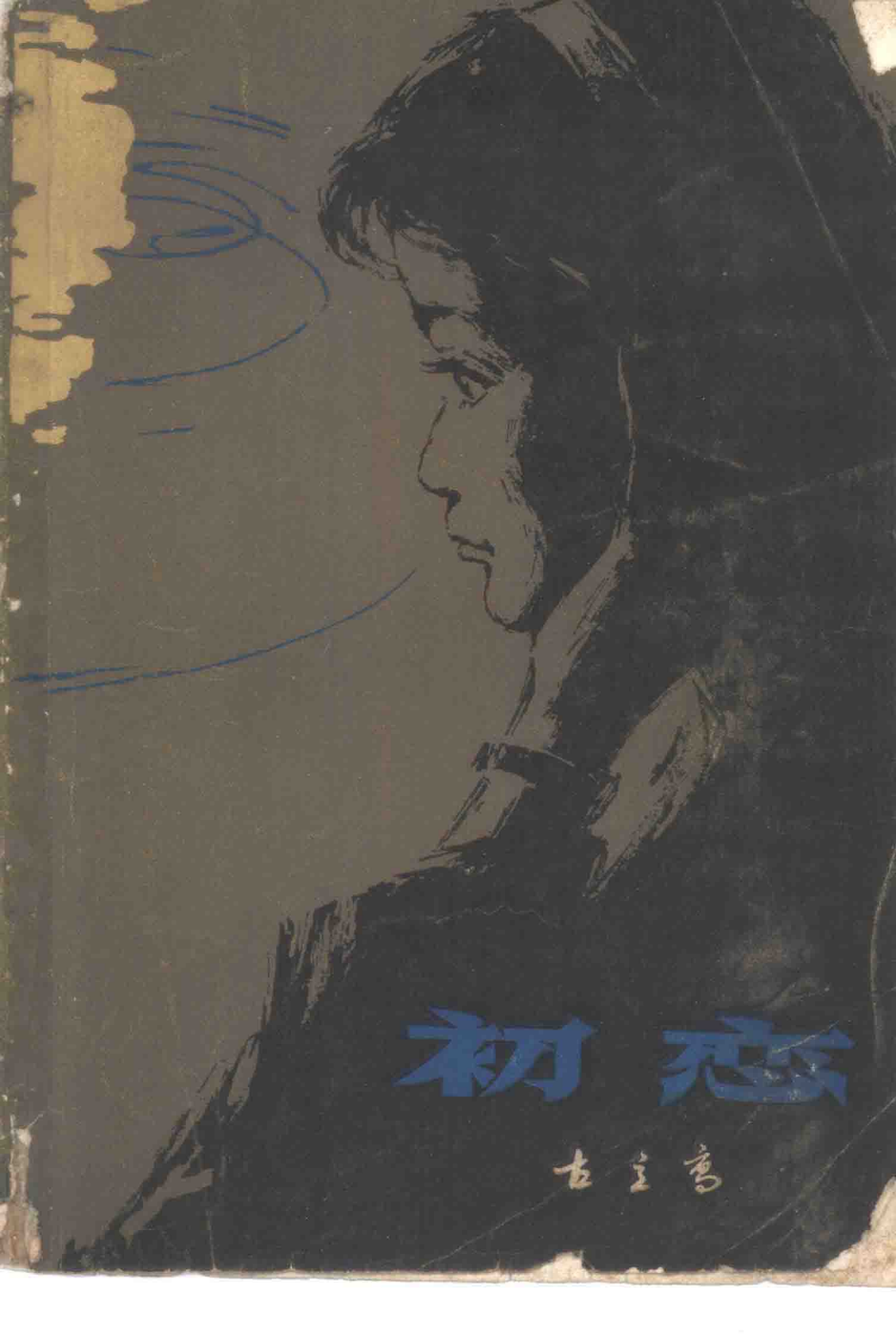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初恋

古立高



初恋

古立高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初 恋

古 立 高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220千字
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20,000册

统一书号 16105·291 定价0.66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青年如何选择生活道路，如何交结朋友，如何对待爱情，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这部小说就是以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背景，通过描写一个青年女工李慕华的爱情故事，揭示这一主题的。

李慕华刚被分配到某工厂时，积极上进，热情活泼，在工作中和工人张志诚发生了爱情。后来由于她思想上存在着严重弱点，逐渐上了坏人的当，和张志诚产生了矛盾。在坏人被揭露出来以后，她才懊悔自己以前所走过的一段道路。

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笔触细腻，生动地刻画了李慕华等几个艺术形象。

一九五九年暑假时节，市局为了加强农业机械生产，从技工学校分配到农机厂三十名学生。这三十人里，男多女少，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，个个身强力壮，朝气蓬勃。他们穿着崭新的衣服，胸前都戴一朵耀眼的大红花，喜滋滋、乐吟吟地在庆贺自己走上生活道路的第一步。工厂热烈地欢迎了这批生力军，鼓掌、欢呼，不必细说，自有一番热闹。单说其中有一个女同学，特别引起了青年工人们的注意。她一跳下汽车，便展开两条飞动的臂膀，象小鸟似地跃向每一个欢迎的人，热情地和大家握手，银铃儿般地格格笑着，问长问短，一点也不见生。看她，高高的个儿，苗条的身材，朴朴素素，一抹儿雪白的穿着：白衬衫，白短裙，镂花的白袜套，配一双雪白的力士鞋，越衬映得她那鸭蛋型的脸儿，不薄不厚的嘴唇儿，花儿也似地红润。那两潭清泉似的眼睛，忽溜溜地闪烁着，总象在发问；鼻梁周围，散画着几枚浅麻点，似显非显；短短的黑发背在脑后，清清爽爽象个男孩子。

“我叫李慕华！”她自我介绍着。从那笑开的红唇间，露出两排整齐、洁白的牙齿。“同志，你贵姓？在哪个车间？”她笑盈盈地问。

“我叫白维林，拖拉机修理车间的。”一个高高个儿的

青年回答着，“李同志，你学的什么？”

“机工。”她微微一笑地回答着。

大家簇拥着同学们进俱乐部去了。一个墩墩实实、面貌黑黑的青年挤上前来，忙搬条长凳，拨开众人，放在李慕华面前，问：“李同志，请坐。您是学机工的吗？”

李慕华和同学梅秀珍谦让了一下便坐下了。她望这青年，两条胳膊象小木椽似的，暴凸着疙瘩，黝黑黝黑，闪光发亮，身穿一件红格子衬衫，留着长长的头发。那头发又黑又粗，倒树起来，显得非同一般。“呵呵，是呵，你也是机工吗？贵姓？”

“我是锻工，叫卞树友。”那黑胖青年鼓着小小的眼睛回答，并用右手的食指，在左手掌心写着说：“皮卞齐康的卞，树木的树，朋友的友。”

“哈，锻工呀！不怪身体这样棒噢！”李慕华说着格格地笑了，并那么有兴味地望着他。

“身体不棒，还能当锻工！”黑胖青年也自豪地嘻嘻笑着，又转向梅秀珍问：“您呢？”

“也是。”梅秀珍有些腼腆地回答。

“这里没有机工吗？”李慕华用眼瞅着众人问。

“有。呵，吕宝光！小吕子，这边来！”吕宝光在那边正给其他同学们端水，卞树友又张罗着喊：“那个是张师傅，也是机工……叫张志成，原来学的铸工。呵呵，正和你们两位同学说话的……对了，就是他，是机工的二组组长。志成！”他喊着，那腔调表现出和张志成不同一般的关系。

张志诚离得远，只管在那边照应着同学们，问候声、笑声此起彼伏，没有听见。吕宝光放下水碗跑过来了：“卞师傅，什么事？”

卞树友高兴地介绍道：“这是李同志，机工，认识认识。这是楞头吕——吕宝光！都叫他小吕子。”

“去！天下知！”那小吕子搔他一把，便和李慕华握手道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

在整个俱乐部里，新老同学穿梭般地拥挤着，交谈着，好似故友重逢，亲热非常。一边是期待已久，一边是天天盼望，端水的，让坐的，你问我答，沸沸扬扬，显得非常亲切、热闹。

那些青年人，越挤越多，把那李慕华围了个风雨不透，热得她不住用小花手绢扇着。她却孜孜不倦，不住笑着问这问那，好象一个干渴已极的人，要把那滔滔的流水一口气喝干似的。

“这机引农具很精密吗？”她又问着。

卞树友压住众人的话头，用他那大喇叭嗓子说道：“虽从外表看来粗糙，可也不简单啦！就说那五铧犁的主梁和副梁……”

白维林截住道：“那总归是比较粗糙的。可拖拉机的配件，二五眼的床子，根本就干不了，那才叫精密！”

“得啦！就拖拉机修理重要，光荣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事实就这样嘛！”

“得得得，别抬杠，都光荣！行了吧？……”有人从中

排解着。

李慕华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们，思索着，想象着。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那么可喜，也便向他们笑着说道：“是呀，现在只要沾农字边，人们就感到光荣；农业是基础嘛！所以我们听说分配到农业机械厂，都高兴得跳起来了！”

“是嘛！支援农业嘛！”

青年们都用敬慕的眼光望着她。

但是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是在晚上的欢迎晚会上。她代表同学们致答词，那声音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就似唱歌儿般动听。听！“……我们生活在毛泽东的幸福时代，每一个青年都有远大的理想！我们一定要……”一个女孩子，毫无忸怩娇柔的姿态；那种充满雄心壮志的歌词，怎么不令人钦佩！而在文娱节目开始之后，在欢呼声中，她又毫无推辞地上台表演了节目。她唱了一支苏联歌曲，又清唱了一段京戏。那喉音更是幽扬婉转，动人心弦。呵！一个多么热情，多么大方，多么爽朗的姑娘啊！哈！人长得又是多么别致、多么漂亮！青年们一面鼓掌，一面欢呼，都不禁在心里默默地想：

“太棒了！”机工车间的青年们，都为增添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同志而高兴。李慕华呢，也从那投来的眼光和耳语中，感到了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这使她那快乐而兴奋的心情，更增加了几分激动。

“这里的领导和同志们，都是多么好啊！”她不禁暗自想道。

谁知，第二天机工车间在向小组分配的时候，关于李慕

华的工作，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六个小组，只来了五个人，而且还有两个女的。农业机械的部件大，女工力气小，上活儿卸活儿不能独立操作，而且事儿又多，什么例假啦，产假啦，孩子生病啦……各组都不愿意要。在车间办公室，车间主任正和六个组长进行研究。各组组长争吵着，抱怨着，一时定不下来。五组长艾正功挥着手，撅着小胡子急急偏偏地喊道：

“算了算了，我们组不要了！”

“要就给男的！”三组长也拧着脖子说，“又不是开托儿所，要那么多女的领小孩儿！”

一组长、四组长、六组长也都说，不给男工，宁愿不添人，只有二组长没有吭声。车间党支部书记批评大家说：

“这样看待女工不对。常淑兰常大姐不也是妇女吗？可她是市劳动模范！男的都比人家强吗？”大家心里不服，都暗自嘀咕着：象常师傅那样的有几个？再说让她做大部件……怎么也不能和男的比！沉默了老半天，车间主任说：“这么决定吧：一、四、六组各给一个男同学；剩下两个女同学，看哪个组需要？”

三组长说，他们不要了。又闷了好大一会儿，五组长才无精打采地磕着烟斗说，包袱总得有人背，他负担一个。车间主任道：“五组的技术力量弱一些，给你们李慕华吧。这个同学技术上比较好，是个骨干哩。”五组长一听是在会上讲话的那一个，忙举起两手，摇着道：“得得得，我们要那个……姓梅的吧。”他挑选了那个叫梅秀珍的女同学。他

想：做工不是干别的，还是身体粗壮些好；那姓李的看起来倒是满聪明，可是细皮嫩肉儿……他摇摇头。剩下李慕华却再没有一个人伸手了。

老师傅和青年们的看法不尽相同，他们只是从生产角度考虑。李慕华的穿着、风度、容貌都使他们担心。这不是在戏台上唱戏；要天天和油泥打交道哩！不增加力量，反而招来一个累赘，划不来！大局已定，看看没有多少油水儿了，一个个都闷头抽着烟，不再说话；有时小声唧咕些不相干的事，心都散了。三组长请假说，要去看看铸件运来没有。别人也都随他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没别的事，散会吧。”

车间主任忙制止住大家，生气地说道：“没有人，各组都吵着要，今儿提意见，明儿提意见！现在有人了，又挑三拣四，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大家又坐下来，却仍抽着烟不言声，并继续支起耳朵，听着隔壁车间传来的机器声。有的眼睛东溜西转地，不敢看主任和书记，好象一看，就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到头上似的。

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二组长，一直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转。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闪着眼睛，望望主任，又望望书记，好似说：“领导决定不就结了！”但他没有开口。这时，几个组长都把眼斜过来，望着他。留着小胡子，却爱吵嚷的五组长艾正功率先开腔了。他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，因为他已经忍痛负担了梅秀珍，于是便放开那细而发哑的高嗓门儿说道：

“张师傅，你们不是还缺一个人倒不过班儿吗？”

“对嘛！给二组。”大家呼应了。

二组长微笑着缓声说道：“先尽别的组吧。我们不添人，也还能对付，看哪个组最需要吧。”

他的口气温静、诚挚，而且是严严肃肃的。艾正功却抹着小胡子撇着嘴，狡狴地开着玩笑道：“哎哟，我的张师傅，别尽拣漂亮的说啦！再模范一回，带个头吧，我的青年人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二组长仍然微笑着说道：“艾师傅尽说笑话。真的，我们……”

“志诚！就给你们吧。”组长们急于散会，都七嘴八舌劝他道，“再说，人不可貌相，说不定是黑是红哩！”

二组长不再开口，只微微笑着，把眼光望着车间主任。

这张志诚只有二十四、五岁，在组长们中间年纪最轻。他自觉是个晚辈，因此在老师傅们面前，很少争长论短；又加上他不喜欢那样唧唧喳喳，所以不论和谁，从不争吵和顶撞。可是，虽然他不显山不露水，在生产方面，却总是悄没声地走在前面。有时，老师傅们也都点头咂嘴儿地说：“有本事不在老少，志诚这孩子就是有道道。”不过，我们却看不到他有什么叱咤风云的气势。而且，他生就的一副非常一般的相貌：中等个子，长方黑红的脸膛，说起话来，缓慢而低沉。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，他的眼睛倒是有些特别，细长而黑亮，总是闪烁着聪敏、坚定、忠厚而诚实的光芒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地方呢？

这时，车间主任望着他道：“志诚，怎么样？把李慕华给你们吧？”

张志诚仍旧微笑着，闪着眼道：“行，领导决定吧。”

大家都觉得很满意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
实在说呢，张志诚也有几分担心。他回忆着李慕华在晚会上的情形，心想：……也未必是个轻飘人吧？看外表，人满聪明，满坚强的样子……

组长们由于满意而感到分外高兴，打打闹闹地离开了办公室。张志诚也随着走了出来。但他心里仍在默默地想着：嗯，也许……不过，怎样安置她的工作呢？……

二

提起这李慕华来，确是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。她的祖籍虽然在京东三河县，可是她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早已变成个地道的北京人了。据说她曾祖原是农民，祖父进京学了手艺；父亲长大，也学的钳工。那时，老父儿俩干活儿，两条光身汉子，嚼裹不大，省吃俭用，手头聚攒下几个钱。她爹三十出头，尚未娶妻，爷爷说：“好歹讨个人儿吧，也算一家人家。”她爹摇头不肯，说：“这年头儿，兵慌马乱的，讨下家口，让人喝西北风儿！”爷爷苦皱着脸，花白的胡子哆嗦着，说：“那……这李家门儿，到你这儿……就算绝了后？”说着，一阵心酸，扑簌簌滚下两行热泪来。爷爷携带了全部积蓄，从老家领来一个女人。这就是慕华的生身母亲。女人长得俊俏，是农家出身，所以懂得生活的艰难，又吃得苦，除了操持家务，还揽些针线活儿，帮衬家用。那是一九

三八年，正当日本鬼子侵占北京的时候，那苛捐杂税，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。真是越渴越给盐吃，她母亲一排溜儿生下她们三个孩子，就连那杂合面也混不上口了。爷爷积劳成疾，无钱医治，说声：“顾不了你们喽！……”撒手去了。她哥哥刚满五岁，也被活生生饿死，临断气儿，还眼巴巴望着妈喊：“我……饿呀！”日寇投降，国民党进城，物价一日三涨，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。父亲今日有活儿，明日失业，就似那无根的海草，漂泊在茫茫苍苍的大海上，无边无岸的，任那风吹浪打，没有一点抓挠儿！恰在这当儿，她母亲竟又撒下他们死去。一个整整齐齐的家庭，就这样被弄得个凄凄惨惨。

父亲不哭，只是双手捧着脸发怔：“……好狠呀！好狠呀！”他觉得天下的路绝了！

“天无绝人之路！”师兄弟们劝慰着他，帮他送走了亲人，又帮他筹划生活。

那年月，紧刨紧挠还顾不住嘴。眼下，慕华六岁，两个弟弟，一个四岁，一个才两岁。做父亲的怎么能撂下三个孩子出去干活儿？可是，不干活又吃什么？不几天，房东也来下“逐客令”了。

“华儿，你在家好生看着弟弟，爸爸给你们弄吃的去。”父亲望望饥饿的孩子们，禁不住掉下辛酸的泪水。这大冬景天，要是被撵出去，还不活活冻死在门洞街头？得去找工作呀！

慕华两只大眼，扑闪扑闪地望着父亲，懂事地点了点头。

父亲向邻居托咐一声，反锁了门，擦擦泪湿的眼睛，出外访亲托友去了。

可是一连四、五天，父亲总是垂头耷脑地回来；每次带回来的吃食，只能吃个半饱。父亲把它平均分作三份儿，慕华也不敢多要。她把弟弟掉在地上的窝窝头渣儿，一星一点地捏起来，填进嘴里去，舔着手指头道：“爸，我还饿！”爸爸抚住她的头，劝慰着说：“乖，听话，等爸找到事，我们就有饭吃了。忍忍吧，孩子。”

六岁的慕华，望望弟弟，又望望父亲，懂话地眯着眼睛。父亲又禁不住一阵心酸眼热：才多大的孩子呀！这样整天带着两个小弟，囚在房子里，却连顿饱饭也捞不到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

一天，天快黑了，还不见父亲回来。两个弟弟抱着她要吃的。慕华什么法儿也没有，只有和他们抱在一团哭。邻居见哭得可怜，隔着窗户给了他们一个窝窝头，并说了些劝慰的话。慕华给两个弟弟分了，自己只把些碎渣儿嚼着，肚里饿得咕咕叫。这时，只听刘大妈在院里道：“看把个李师傅愁的，头发都花白了。”张二婶同情地叹口气，也应和着道：“谁说不是哩。也真够他呛，唉！穷人呀，什么时候才有个出头之日哎！”刘大妈忽然放低了声音道：“这么晚了，李师傅怎么还不家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“李师傅老实巴脚的，会出什么事？”“听说东四头条，美国兵的汽车轧住了人，当时就死了……”慕华扒着窗户听着，却听不清她们说些什么。但她们那神气，不知怎么引起了她的怀疑。突

然，一阵恐怖从她那小小的、还不大懂事的心里升起：“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，不管我们了？”她亲耳听见父亲向人说过，要把小弟送给人。她的手战栗起来，心也颤抖了。她想喊刘大妈，可是刘大妈和张二婶早回屋去了，只有阵阵风沙迎着窗户扑了过来。大弟吃完那半拉窝头，又过来哭着缠她。她一把将他推开，裂开嘴哭着道：“你还闹！爸爸都不要我们了！”她也顾不得再哭，象疯了似地咣咣咣推着门：

“爸爸——！”门锁得紧紧的，只有北风在外面狂吼。她又嘭嘭地使劲儿拍着窗棂：“爸爸呀——！”窗户象铁板一样牢固，风声把她的喊声卷走。这是那种老式的木格窗子，窗棂又密又粗，只有中间镶着一块尺半见方的玻璃。她顺着玻璃向外望了望，便举起那冻僵了的小手，拼命向玻璃捣去！玻璃哗啦一声碎了。慕华爬上板凳，一头从窗孔里栽了出去。她的手，被割破流着血；她的头，栽到一块瓦片儿上，头发里也渗出了殷红的颜色。可是她什么也不知道，爬起来，一阵风似地长嚎着：“爸爸呀——”扑向大门口去了。邻居们听到玻璃响，走出房门，北风呜呜呜吹得正紧，只看见慕华的一个背影，只听见一声吓人的呼叫。等问过吓愣了的弟弟，他们追出大门，早连个影儿也没有了。

“莫不是，我们说东四那事叫她听见了？”

她们慌忙走出大门，分头去寻找慕华。那怎么寻找得到啊！慕华出了胡同，迈开两条小腿儿，就似车轮般向前飞跑。她那蓬乱的软发，和成缕儿的衣衫迎着风，飘着，抖着，真好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她的一只鞋跑丢了，赤着小脚丫儿，

冻得红萝卜似的，在那又冷又硬的柏油路上发出啪啪的响声。街上的路灯刚刚打亮，人声嘈杂，车马如缕。她那么跑着；叫着，叫着，跑着，可有谁留心到这个小小的生命呢！很快，她就消逝在那越来越黑的阴影里了。

邻居刘大妈、张二婶回来，又焦急又难过，觉着对不住李师傅。

天大黑以后，李师傅回来了。他面带喜色，手里提着一兜肉包子，一进大门就喊着慕华他们的名字。他总算找到了工作。今天，师兄弟们拿钱帮他请了一桌客，明天就可以去上工了。新的希望，扫尽了他多日积压在心中的痛苦和忧愁，何况还喝了几盅酒呢。他已谋划好：把最小的送人，留下二的，让慕华带着，这样，这一关就算暂时闯过来了。他心里刚刚松了一口气，哪知家里却又出了这样的意外！

“李师傅，赶快想想办法吧，孩子小，别让车轧着了。”

“这大冷天儿，衣裳又单薄，冻也冻坏了哩！”

可是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茫茫苍苍，偌大一个北京城，街上人千人万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这不似大海捞针一样难吗？他一屁股坐在床上，直瞪了眼，半时说不出话。两个小儿子扑过来，一边一个抱住他的腿嚶嚶价哭。他的心都碎了，恨不得一头扎到北海里去！

“栓成！栓成！”突然，一个人喊着李师傅的名字走进院来。刘大妈拉开屋门，只见一个苍白头发的老人，抱着一个孩子，用线毯裹着，气呼呼地走来。“你这是怎么啦？栓成！要发疯？这样折磨孩子！啊？”

哦，是李栓成的开蒙师傅来了。傍晚慕华跑出院子，便一溜烟儿奔向这位冉爷爷家。冉爷爷家她是认识的：爸爸带她去過几趟。冉爷爷对她好，她要去求求冉爷爷给她做主。冉老师傅刚刚下班到家，饭也没顾上吃，就赶着把她送来了。慕华一看见爸爸，抢上去跪在地上，搂住爸爸的腿，仰起那缠了白布的小脑袋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，爸爸啊，别把我们给人吧！我们一定听爸爸的话。我会拣煤核儿，会洗碗，会扫地……爸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别把我们给人吧！”

刘大妈、张二婶，禁不住撩起衣襟擦着眼睛。冉老师傅也抹抹眼睛说：“华儿，不怕，他不敢！”

李栓成一把将孩子抱起来，手臂颤抖着，用力咬住了嘴唇。慕华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，使劲贴在爸爸的肩窝里，仍是哀哀地哭。“傻孩子，别哭了，爸爸怎么舍得……乖，不许再哭了。”

李慕华止住了哭声。

冉老师傅听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，不禁笑道：“这孩子，真是个小人精儿，叫人心疼。华儿，这就好了，你爸爸找到了事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他为他的徒弟高兴。可是李栓成望着三个孩子，脸色就不由暗淡了下来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再讨个人儿吧，栓成。”师傅关心地向他说。邻居们也搭帮着说，这是要紧的。

慕华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只见爸爸摇了摇头。

“孩子们都这么小，你这怎么出去干活儿？”